

# 美國文藝界的怪狀

辛克萊著

陳恩成譯

聯合書店刊

1935

# 美國文藝界的怪談

李九思著

蕭軍譯

聯合書局

874.2  
0044

# 美國文藝界的怪狀

(三) 辛克萊 著  
陳恩成 譯

聯合書店刊

1930

1930, 4, 30 付排

1930, 5, 20 初版

1—1500 册

實價六角

上海四馬路中市

聯合書店刊

聯合書店

## 譯 者 序

我們中國人大概會駭歎美國是一個萬能的樂土，多少會希望得遷居於那塊像銀幕上表現的洞天福地，在其上每一個農家廚房都像我國要人們的廚房，每一個會客室都像我國要人住的大華飯店之客廳。

銀幕上的美國誠然是富麗絕倫的。舊時神怪小說僅談談虛無縹緲的故事，但近代的電影戲却表演最近的實事。中國人可以親眼看看美國富人

一席夜宴要化掉工人全家整年所得的工資。爲什麼影戲不會激惹起在美國的風起雲湧般的革命，乃是一個足以使自火星球剛來到這裏的人大惑不解的問題！

我們從銀幕上認美國，而美國人更在銀幕上介紹旁的國家給我們，介紹特別殷勤的大概是意大利自慕沙里尼專政後的美景。我們常常見像糞坑中蛆蟲一樣衆多，一樣擁擠，和一樣高興的羅馬人在搖旗吶喊慕沙里尼萬歲的時事影片，有點令人莫明其妙。美國的影戲公司爲什麼要代法西斯蒂黨人登其義務廣告呀？

在中國書店中，講到從外國販來的雜誌要算美國的最多，並且真有些價廉物美的樣子。有不少雜誌，若使中國的讀者費點神直接訂閱，更是價廉到無以復加；美國雜誌社老板除了拿讀者一筆郵費外，簡直不會向汝要一點紙墨價錢。美國的小說在中國也是數量很大，價錢很便宜。美國的出版界

何苦如此不惜工本呢？

前年我不能明白解答上列疑問，直待去年秋我讀了這本書，更高興得要把牠翻譯出來；只可惜功課太忙，寒假本來可以多譯一點，但又苦寒假只有十五天，忙碌一學期後喘息還沒有安舒，每不耐久久枯坐執筆，所以所譯亦復有限；直到這時，因為兼讀二校，更覺早晚沒有空閒，我不得不找着這書可以分段落處，將譯事告一結束。

原書有四十七篇，據辛克萊說是一九一七年就開始寫起，隨時發表，到一九二七年纔搜集付印。這四十七篇並不是按發表的時序而編次的，像“肥皂盒子”一篇比“暴俄帝國之排洩物”等篇大概先發表多時。我現在譯了二十二篇，還沒有譯到“肥皂盒子”。我既已告訴讀者我不能不暫時結束翻譯這書的理由，此外我還有一點意見，這就是，辛克萊編輯這書按着美國藝術作家的分類做篇次的標準。他把批評“反社會主義派作家”的文字多

編入上半部，然後再把獎進“社會主義派作家”的文字編入下半部。第二十三篇的“舊時的括錢作家”第一段算得是上下兩部的分水界，所以我譯完了二十二篇，算找着可以結束處，告一結束。

在上半部二十二篇中，辛克萊所批評的人物多是雜誌和報館主筆，小說家，戲曲家，影戲界，和社會主義派作家中之叛徒；在下半部所批評的是那些曾和社會主義發生過一點關係的作家，文藝批評家，和社會主義派的詩人，畫家，和戲劇家，就中比較著名的人物算是安德遜 *Sherwood Anderson*，達利舍 *Theodore Dreiser*，孟肯 *Henry L. Mencken*，史達爾林 *George Sterling*，羅威爾女士 *Amy Lowell*，李維斯 *H. Sinclair Lewis*，和麥克罕 *Edwin Markham*。我希望讀者在看完上半部後，不特要從美國文藝界黑暗的一面推想牠的光榮的另一面，並且要比較比較美國文藝界的人物及其處境和中國文藝界的人物及其

處境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辛克萊在“暴俄帝國之排洩物”一篇中有這幾句話：“假如現代美國的藝術是給悲觀主義毒壞了，又假如我們大多數的青年領袖作家是在狂飲沉醉以死，理由是這樣：他們生在寫實主義和英雄主義已被政府的嚴命驅逐出境後的世界中，除却冷嘲熱諷和醉死之外，更沒有餘膽下的事可做了。”我不是一個作家，也不會冷嘲熱諷，然而似乎不少曾與我有一面之緣的人以爲我太好冷嘲熱諷了，我不能分辯，大概是因爲我不能像辛克萊一樣寫出一點理由來。假如在旁人眼中我的文字平淡處曾帶有一絲絲冷嘲熱諷的痕跡，這是時代的反映幻成的，我不能爲着牠負什麼非常的責任。在“財神前焚的香”之最末一段可見反動派作家也會冷嘲熱罵，直逼使辛克萊發了不少牢騷之語。我覺着牠有趣，便不管那種描寫出的情景發生在美國或可移贈於其他政局有些相似之國中，極想引讀

者注意。

1930.3.12.於上海。

## 原 序

自我的孩童時代以至少年時代，我常常聽見一種口頭禪：“金錢說得話響！”我從來就沒有什麼金錢，所以那口頭禪之於我祇是：“不許噲嘛！”

世界是進步無已，這句話的時間已經過去了。近代的世界全被印刷在紙上的說話所統治。所以上述的口頭禪應該改為：“金錢寫得文通！”

這本書是從經濟的立場來考查美國文藝的一種研究。牠捉住了我們的現在尚生活着的作家，把

他們的錢囊倒翻過來，並且問他們兩句話，“你從什麼地方得來這許多錢呀？”“汝有了這許多錢曾作何用呢？”這一本是不客氣的書，但却是據事直寫的書，並且又是現代不可少的一本書啊。

牠包含一類應時發表的文章，從十年前開始寫起，現在搜攏來編成文集，內中有幾篇曾散見於他書，如“宗教之利潤，”“銅表，”“鵝步，”“小鵝，”和“拜金主義的藝術。”

## 目 錄

拜金主義

小青魚和大梭魚

做了非常人

穩適的工作

羣衆所需求的

括錢時代

暴俄帝國之排洩物

虛偽的選擇

幼稚時代的美國

教會的思想

療治社會的血清

文藝界的警備隊

赤色和白色

法西斯蒂之功業

大走狗羅里馬

藝術和商人

在財神前焚的香

浪漫和反動

象牙塔

竊玉偷香的作家

不要臉的小說家

偷販淫書者

## 拜 金 主 義

十七年前我有一次參觀加利福尼亞大學的水產物實驗室，那時世界最大的科學家之一，羅布先生 *Jacques Loeb*，爲我解釋他對於人工授精的研究。他有一篇論文倡言一切生活皆是化學的反應；爲着舉一個例，他會引你到一蓄養水族玻璃櫃前，其中不少黑而小的動物，是海豬的幼子，正在懶懶地游泳。那位科學家便拿一小瓶食鹽，而傾少許於水中，所有的可憐蟲立即一齊活動，競向有

光處疾泳。羅布先生微笑地說，“這就是我們所常談的一種投機行爲，一個趨附一定方向的衝動。在這裏，這種投機主義叫做趨光的投機主義，一種趨附光線的衝動。假如我們設身處地，爲這些可憐蟲設想，每人必以爲重要的個性在刺激他或催逼他以行爲他所做的事體。然而科學知道得更明白，這些現象不過是由於這些可憐蟲體內細胞的化學成分發生了變化罷了。總會有一天，好像這時期已很近了。我們將會明白了解人們的投機主義，而且能够用化學的試藥以改變人類的本性。”

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我正在那位大科學家大胆地伸述預言的海岸上寫這一篇文章。這海洋中的波濤却也正在注視着一種希世的美景。一個潮濕而冷冽的天氣，我自書室的窗中外望海面，日光漸漸迷濛而西墜，一陣寒重的濃霧却斜擁過來，佈塞海面。水的溫度在華氏表正十七度；這天我歸到室中已幾分鐘了，我知道只這幾分鐘足

以指示那個時候是什麼時候。然而却有一百零三個人，男的和女的，恰恰選定這天和這晚上企圖自挖搭里那島 *Catalina Island* 泅泳到大陸上，其間最短的距離也有二十二哩。這樣一個長距離泅泳所需的最短時間是十四小時；無線電話報告我，僅有少數是例外，其餘所有的泅泳競賽員都在失敗了，其中多數患着厲害的抽筋，有些却不省人事。有幾個人會殘廢終身；說不定還有幾個人會喪失生命。一種希奇的投機主義纏惹着一羣人形的海豬哩！

所有讀報的朋友都知道那事的背景吧。我們加利福尼亞洲的最大資本家，供給人類以橡皮糖的老闆，在數年前已有妙想天開，欲購買挖塔里那島而修飾之使成遊樂場。這位資本家，既以廣告術致富，深知在我們的大遊戲國中唯一的登廣告不要花錢的實業就是遊戲比賽；一個泅泳海峽的比賽必能與花了百萬元廣告費的宣傳有同等效力，